

上主之僕——論第二以賽亞中的受苦之僕

廖湧祥

序言

——正視第二以賽亞中上主受苦之僕——

自基督教創始以來，第二以賽亞（以下簡稱D I）中所描述的那位特殊的上主（即『耶和華』，下同）之僕，一直被認為是有關耶穌基督的預言；特別是以賽亞五十三章中所說的那位受苦而高升的僕人更是如此，幾乎無人懷疑。不只耶穌自己曾這麼說過①；新約聖經（以下簡稱N. T.）中的許多作者也這麼相信②；而且今天一般的信徒，甚至神學生或傳道者（至少在臺灣）也大多以這種看法來領受③；至於所謂基要派的信徒，則更不在話下。這確是必然的現象。因為D I對受苦之僕的描述與耶穌基督一生中的經歷是那麼相似，因此當我們讀到僕人之歌的描述時，總是難免會在有意無意中將

1 例如可九12；路二二37。

2 太八17；一二15-21；可一11之大意引用賽四二1；路四16 ff；翰一二38；徒八32 f；彼前二22引用賽五三9；彼前二24 f之大意也引用賽五三4-6。

3 例如最明顯的表現乃是臺語聖詩後面的啓應文第三四篇，其目的顯然是要會衆在啓應時想到D I的預言在N. T. 耶穌基督的身上應驗了。

僕人牽連到耶穌基督的身上。

然而，爲了對D I的預言有一種更確切的認識，爲了瞭解他在這些預言中所真正要向讀者傳揚的信息，而不致曲解他的本意；我們對上面的說法就必須以謹慎的態度來說明或理解④。換言之，我們得以客觀的研究，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⑤。

我們不能以爲先知D I的工作只是在預言耶穌基督，因爲這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是很不確切的。先知所說的話乃是在解釋當時上帝在以色列的生命和歷史中的作爲；先知並非是占卜者，也不是觀星相而預測未來的星相家⑥。事實上，假若O. T. 僅是一本對耶穌降臨的預言，那末我們今天大可不去讀它；因爲基督早已經來過了，因此在祂以前所說關於祂的預言就沒有研讀的必要了。幸而O. T. 並非是一本有關耶穌預言之書，而是在記載並解釋上帝在祂的子民以色列人生命中，歷經好幾世紀的作爲之故事⑦。

當我們以這種觀點來讀D I的僕人之歌時，就不會再去問：『這些預言是否係指著拿撒勒的耶穌說的？』而應該改問道：『在O. T. 或猶太教之中，這些預言的意義是否有意成爲彌賽亞的預言？』簡言之，這些預言與耶穌基督的關係乃是另一個次要的問題，這個問題應在首要的問題弄清楚後再來討論⑧。進而言之，這些預言確無意對耶穌基督而作；而是因爲耶穌曾給這些預言賦予極重要的彌賽亞觀念，才在後人心中深植了這種見解⑨。

本論文的首要目的並非僅在爭論僕人爲誰的問題，因爲此問題對我們來說不很重要。比較重要的是D I作僕人之歌的動機和本意，僕人的神學意義，以及僕人的受苦與我們的關係。然而因爲四首僕人之歌的經文很長；爲了篇幅的限制，我們無法一一加以詳細研究和討論。因此除了問題最多，最

重要的第四首歌之外，其他三首只能概略地說出其大意；而且在原文的詞性分析方面，我們也不能作得很詳細，只列出其重要者而已。再者，本文的討論也只能止於理論，不能進一步對應用的實際問題加以闡釋；這也是因為有限的篇幅所使然。

4 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以前，傳統基督教對僕人乃耶穌的看法都未曾動搖。後來當一些舊約聖經（以下簡稱 O. T.）的學者發現賽四〇章以後的經文不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位先知（以賽亞）的作品，而是一個被擄時期的先知（D I）在巴比倫所作的之時，這種傳統的說法乃遭受了批評，而產生了無數不同的見解。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二節。

5 當然我們也不能立即斷然否定這種傳統的說法，因為傳統並非全不可取；但是我們也不應為傳統所束縛，以致蒙蔽了聖經的真理。我們應該有寬大的胸懷來接受比傳統好而進步的解經方法。

6 比照約翰福音四13 ff 在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談話中，所提起的先知顯然不是意指預測未來的非凡人物；而只是意指一個有見識，善於察言觀色而明理的人罷了。

7 本段的說法部分參考 George A. F. Knight, *Exile and After* (London: 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, Lutterworth Press, 1966), P. 71.

8 參看 S. McVincikel, *He That Cometh*, tran. by G. W. Anderson (New York: Nashville: Abingdon Press, 1959. 以下簡稱 HTC) . P. 187.

9 *Ibid.*

第一章 概論^①

第一節 歷史背景

DI 是被擄期的先知；因此我們必須先談及當時的歷史背景，才能了解他的信息；而構成當時 DI 寫作的歷史背景乃是巴比倫帝國的興衰，猶大的亡國以及波斯帝國的興起。現從猶大的亡國談起。

1. 被擄：

主前六〇一年，稱臣於巴比倫的猶大國王約雅敬，想趁巴比倫與埃及發生衝突之際背叛巴國。於是巴軍乃在五九八年侵入猶大。約雅敬王遂被人謀殺；其子約雅斤也在翌年投降。這次事件引起了猶大第一次被擄。後來西底家被立為統治者。但此後的猶大國仍一直處於騷亂狀態中。直到五八八年，西底家又試圖反叛；巴軍乃在次年破城而入。聖城和聖殿全被摧毀，同時引起了第二次被擄。於是猶大國慘遭滅亡，永不復起^②。

2. 波斯的興起：

巴比倫是一個短命的帝國。當其王尼布甲尼撒死後（主前五六一），國內發生了紛亂；其在國際上的權勢也一落千丈。

值此緊要關頭，與巴比倫對立的瑪代國發生革命，由波斯人古列所領導。他在主前五五〇年革命成功，接管了龐大的瑪代帝國。隨後發動了一連串輝煌的戰役，所向無敵；並瓦解了巴比倫與埃及之間的同盟，致使遠近國家莫不畏服。巴比倫已經毫無希望，古列隨時可以攻取它，旦夕而已！

這一切的事件當然引起了猶太人心中極大的興奮，也激起了他們將得釋放和希望。因為他們知道古列是一個胸懷寬大的君王，在他所到之處，他不只不傷害無辜的城邑和百姓，也不使用高壓政策；反而命令波斯兵尊重當地人的宗教情緒^③。果然在五三九年十月，波斯軍隊終於輕取了巴比倫，整個帝國都落在古列的統治之下。不到一年之久，整個西亞以至埃及邊境一帶，都歸在他的版圖之內了。而且，在他統治巴比倫的第一年（主前五三八），他便下諭准許猶太社會與崇拜在巴勒斯丁恢復舊觀^④。

1 本章資料主要取材自 J. Muilenburg, "Isaiah 40-66" in *The Interpreter's Bible* (New York: Abingdon Press, 1956), Vol. 5 (五卷國體IB), pp. 394-405. 及 John Bright 著，蕭維元譯，以色列史（香港：基督教文藝出版社，一九七一年），pp. 326-338。因篇幅的限制，謹概略介紹之。

2 此時出現了二位偉大的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結；他們都將此事件歸咎猶大之背逆，引起上主之懲罰和審判。這二位先知對以色列人在國難中保持信仰所作的貢獻頗大。DI 也受了他們的影響。

3 正當暴風雨就要在巴比倫爆發的前夕，在被擄的猶太人之中，又興起了一位偉大的先知。他的名字無人知曉，由於他的預言被置於以賽亞書之後數章，因此一般人通稱他為第二以賽亞。他的信息在那動盪不安的時代，給以色列的信仰作了極大的貢獻。

4 參考拉一2~4；六3~5。

p. 317-321

p. 322-326

p. 327-331

p. 332-336

p. 337-341

p. 342-346

p. 347-352